

文学典

文學典第一百五十六卷

銘部彙考

周禮 夏官

司勳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祭於大烝司勳詔之

訂鄭康成曰銘之言名也生則書於王旌

以識其人與其功也死則烝先王祭之詔謂告其神以辭也

劉迎曰先儒釋典庸器之序官既

以庸器爲銘功之器何至此遽改銘爲名而謂書其名於王旌邪蓋考之諸經凡言銘者四湯之盤銘衛孔悝之鼎銘嘉量之銘林鍾之銘皆刻而鑄之於器者也今言銘與書爲於一則銘豈書者邪而止曰凡有功者銘銘之爲器有鼎有鍾有烝彝之屬非太常大烝可指而名之也

冬官

槩氏爲量改煎金錫則不耗不耗然後權之權之然後準之準之然後量之量之以爲鬴深尺內方尺而圓其外其實一鬴其臀一寸其實一豆其耳三寸其實一升重一鈞其聲中黃鍾之宮概而不稅其銘曰時文思索允臻其極嘉量既成以觀四國永啟厥後茲器維則

訂鄭康成曰銘刻之也

鄭鏐曰古者作爲銘文皆所以詔後世非苟眩文以爲工此銘量之人自謂作是銘文以銘此量非苟爲銘蓋深思精求所以制作之道知其爲是量也允信乎臻於至極制作之用至矣盡矣後世不可復加矣

劉熙釋名 釋典藝

銘名也述其功美使可稱名也

銘部總論

禮記 祭統

夫鼎有銘銘者自名也自名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爲先祖者莫不有美焉莫不有惡焉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此孝子孝孫之心也唯賢者能之銘者論譔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勲勞慶賞聲名列於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者也顯揚先祖所以崇孝也身比焉順也明示後世教也夫銘者壹稱而上下皆得焉耳矣是故君子之觀於銘也旣美其所稱又美其所爲爲之者明足以見之仁足以與之知足以利之可謂賢矣賢而勿伐可謂恭矣

大美其所全

稱者以其不遺祖考之善也美其所爲者以其不誣祖考之實也

故衛孔悝之鼎銘曰六月丁亥公假於太廟公曰叔舅乃祖莊叔左右成公成公乃命莊叔隨難於

漢陽卽宮於宗周奔走無射

注

周六月夏四月也公衛莊公蒯聵也假至也至廟禘祭也因祭而

賜之銘蓋德悝之立己故褒顯其先世也異姓大夫而年幼故稱叔舅莊叔悝七世祖孔達也成公爲晉所伐而奔楚故云隨難於漢陽後雖反國又以殺弟叔武晉人執之歸於京師寘諸深室故云卽宮於宗周也

啟右獻公獻公乃命成叔纂乃祖服

注

獻公成公之曾孫名行魯襄十四年衛孫文子甯惠子逐

衛侯衛侯奔齊言莊叔餘功流於後世能右助獻公使之亦得反國也成叔莊叔之孫烝鉏也其時成叔事獻公故公命其纂繼爾祖舊所服行之事也按左傳無孔達之事獻公反國亦非成叔之功

乃考文叔興舊耆欲作率慶士躬恤衛國其勤公家夙夜不解民咸曰休哉公曰叔舅子女銘若纂乃考服

注

耆欲者心志之所存言其先世之忠皆以愛君憂國爲耆欲文叔孔圉慕尙而能興起

之也慶卿也

惺拜稽首曰對揚以辟之勤大命施於烝彝鼎此衛孔惺之鼎銘也

注對揚至彝鼎十三字止作

一句讀言對答揚舉用吾君殷勤之大命施勒於烝祭之彝尊及鼎也

古之君子論譏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以此其身以重其國家如此子孫之守宗廟社稷者其先祖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此三者君子之所恥也

揚子法言 修身篇

或問銘曰銘哉銘哉有意於慎也

摯虞文章流別論 銘

夫古之銘至約今之銘至煩亦有由也質文時異則既論之矣且上古之銘銘於宗廟之碑蔡邕爲楊公作碑其文典正末世之美者也後世以來器銘之佳者有王莽鼎銘嘉量諸侯大夫銘太常勒鍾鼎之義所言雖殊而令德一也李尤爲銘自山河郡邑至於刀筆竿契無不有銘而文多穢病討論而潤色亦可采錄

劉勰文心雕龍 銘箴

昔帝軒刻輿几以弼違大禹勒筍簋而招諫成湯盤盂著日新之規武王戶席題必戒之訓周公慎言於金人仲尼革容於欹器則先聖鑒戒其來久矣故銘者名也觀器必也正名審用貴乎盛德蓋臧武仲之論銘也曰天子令德諸侯計功大夫稱伐夏鑄九牧之金鼎周勒肅慎之楛矢令德之事也呂望銘功於昆吾仲山鑊績於庸器計功之義也魏顆紀勳於景鐘孔惺表勤於衛鼎稱伐之類也若乃飛廉有石槨之錫靈公有蒿里之謚銘發幽石吁可怪矣趙靈勒跡於番吾秦昭刻傳於華山夸誕示後吁可笑也詳觀衆例銘義見矣至於始皇勒岳政暴而文澤亦有疎通之美焉若班固燕然之勒張昶華陰之碣序亦盛矣蔡邕銘思獨冠古今橋公之銘吐納典謨朱穆之鼎全成碑文溺所長也至如敬通雜器準燹戒銘而事非其物繁略違中崔駰品物讚多戒少李尤積篇義儉辭碎著龜神物而居博奕之中衡斛嘉量而在曰杵之末曾名品之末暇何事理之能閑哉魏文九寶器利辭鈍唯張載劍閣其才清采迅足駸駸後發前至勒銘岷漢得其宜矣箴者所以攻疾防患喻鍼石也斯文之興盛於三代夏商二箴餘句頗存及周之辛甲百官箴一篇體義備焉迄至春秋微

而未絕故魏絳諷君於后羿楚子訓民於在勤戰代已來棄德務功銘辭代興箴文委絕至揚雄稽古始範虞箴作卿尹州牧廿五篇及崔胡補綴總稱百官指事配位鑒鑑可徵信所謂追清風於前古攀辛甲於後代者也至於潘勗符節要而失淺溫嶠傳臣博而患繁王濟國子引廣事雜潘尼乘輿義正體蕪凡斯繼作鮮有克衷至於王朗雜箴乃寘巾履得其戒慎而失其所施觀其約文舉要憲章戒銘而水火并竈繁辭不已志有偏也夫箴誦於官銘題於器名目雖異而警戒實同箴全禦過故文資确切銘兼褒讚故體貴弘潤其取事也必覈以辨其摘文也必簡而深此其大要也然矢言之道蓋闕庸器之制久淪所以箴銘異用罕施於代惟秉文君子宜酌其遠大焉贊曰銘寔表器箴惟德軌有佩於言無鑒於水秉茲貞厲敬言乎履義典則弘文約爲美

王應麟辭學指南 銘

銘始於黃帝漢藝文志道家有黃帝銘六篇禹銘筍簾湯銘於盤武王聞丹書之言爲銘十六臧武仲曰夫銘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文心雕龍曰夏鑄九鼎周勒楷矢令德之事也呂望銘昆吾仲山鑊庸器計功之義也魏顓景鍾孔惺衛鼎稱伐之類也蔡邕銘論曰德非此族不在銘

典詩傳曰作器能銘可以爲大夫考工記嘉量有銘文選序曰銘則序事清潤陸倕石闕漏刻二銘皆有序張載劍閣銘末云勒銘山阿敢告梁益則寓儆戒之旨隋杜正元舉秀才擬燕然山劍閣銘杜正藏擬弓銘唐崔渙還調吏部侍郎嚴挺之施特楊試彝尊銘謂曰子清廟器故以題相命建中三年進士別頭試欽器銘興元元年朱千銘則以銘試士尙矣

徐炬事物原始 銘

銘志也記銘其功也湯有盤銘武王有衣銘鏡銘觴銘曰樂極則悲沉湎致非崔子玉座右銘曰無道人之短無說己之長施人謹勿念受施謹勿忘僧立息心銘曰毋多慮毋多智

吳訥文章辯體 銘

按銘者名也名其器物以自警也漢藝文志稱道家有黃帝銘六篇然亡其辭獨大學所載成湯盤銘九字發明日新之義甚切迨周武王則凡几席觴豆之屬無不勒銘致警厥後又有稱述先人之德善勞烈爲銘者如春秋時孔悝鼎銘是也又有以山川宮室門關爲銘者漢班孟堅之燕然山則旌征伐之功晉張孟陽之劍閣則戒殊俗之僭叛其取義又各不同也傳曰作器能銘可以爲大夫

陸士衡云銘貴博約而溫潤斯得之矣

徐師曾文體明辯 銘

按鄭康成曰銘者名也劉勰云觀器而正名也故曰作器能銘可以爲大夫矣考諸夏商鼎彝尊卣盤匱之屬莫不有銘而文多殘缺獨湯盤見於大學而大戴禮備載武王諸銘其後作者浸繁凡山川宮室門井之類皆有銘詞蓋不但施之器物而已然要其體不過有二一曰警戒二曰祝頌陸機曰銘貴博文而溫潤斯言得之矣又有碑銘墓碑銘墓誌銘不並列於此云

銘部藝文

銘論

漢蔡邕

春秋之論銘也曰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昔肅慎納貢銘之楷矢所謂天子令德者也若黃帝有巾几之法孔甲有盤盂之誠殷湯有甘誓之勒冕鼎有不顯之銘武王踐祚咨於太師作席几楹杖之銘十有八章周廟金人鍼口以慎亦所以勸導人主勗於令德者也呂尙作周太師封於齊其功銘於昆吾之冶獲寶鼎於美陽仲山甫有補袞闕誠百辟之功周禮司勳凡有大功者銘

之太常所謂諸侯言時計功者也有宋大夫正考父三命滋益恭而莫侮衛孔悝之祖莊叔隨難漢陽左右獻公衛國賴之皆銘乎鼎晉魏顗獲杜回於輔氏銘功於景鐘所謂大夫稱伐者也鐘鼎禮樂之器昭德紀功以示子孫物不朽者莫不朽於金石故也近世以來咸銘之於碑

與鍾繇五熟釜書

魏文帝

昔有黃三鼎周之九寶咸以一體使調一味豈若斯釜五味時芳蓋鼎之烹飪以饗上帝以養聖賢昭德祈福莫斯之美故非大人莫之能造故非斯器莫宜盛德今之嘉釜有逾茲美夫周之尸臣宋之考父衛之孔悝晉之魏顗彼四臣者並以功德勒名鍾鼎今執事實亮大魏以隆聖化堂堂之德於斯爲盛誠太常之所宜銘彝器之所宜勒故作斯銘勒之釜口庶可贊揚洪美垂之不朽

爲并州長史張仁亶進九鼎銘表

唐吳少微

臣聞鼎者夏后氏作羣牧貢金遠方圖物備諸山澤以禦魑魅厥後嗣德昏回鼎遷於商夏之寶也杞不足徵殷既有之又患失之周德休明神寶不墜百代可繼伏惟陛下光大而當之若乃崇貴之器金玉之鼎鎔首山發睢上列太廟序明堂克昭靈命以奉上帝非愚臣所敢議臣聞禮之興也始

諸飲食故先王之制日舉九鼎蓋筠藥淳熬滌瀝膏餌御九州之美順四時之和臣所以征繕北金敢貢新鼎夫有器必有銘臣竊見九州攸同迺述九號夫永昌天中所以基皇周也長安及岐所以紀靈瑞也武興建都所以光帝閔也禮日觀禪雲亭所以美升中也少陽載青所以冀儲德也東原底平所以廣封植也江都淮海所以肆朝宗也江陵作父所以制荆蠻也成都奧區所以遏珍貢也夫此九者誠不足掄衍鴻休昭振方統庶覩者美其所稱知有由作微臣朽老不達歌頌慚八命之寵章負中軍之重任匪躬厥獻伏表汗流其九鼎銘謹遣某官奉表以聞

上嚴東川寄劍門銘啟

柳宗元

宗元伏惟僕射以仁厚蓄生人以勇義平國難而劍門用兵之事最爲天下倡首取其險固爲我要衝王師得以由其門而入仿佯布濩遂無留滯是閤下之勳力宜著於萬祀而不已也宗元負罪俟命晷刻觀望道里深遠不得悉聞當時之威聲然而竊以累受顧念踴躍盛德惟恐沒身炎瘴卒無以少報於閤下是以晝夜洶洶不克自寧今身雖敗弃庶幾其文猶或傳於世又焉知非因閤下之功烈所以爲不朽之一端也敢默默而已乎謹撰劍門銘一首惶恐上獻誠無以稱宏大之略亦足

以發平生之心不勝慙懼戰越之至

答開元寺僧書

李翱

前日見命作開元寺鐘銘云欲藉僕之辭庶幾不朽而傳於後世誠足下相知之心無不到也雖然翱學聖人之心焉則不敢讓乎知聖人之道者也當見命時意亦思之熟矣吾之銘是鐘也吾將明聖人之道焉則於釋氏無益也吾將順釋氏之教而述焉則給乎下人甚矣何貴乎吾之先覺也吾之辭必傳於後後有聖人如仲尼者之讀吾辭也則將大責於吾矣吾畏聖人也夫銘古多有焉湯之盤銘其辭云云衛孔悝之鼎銘其辭云云秦始皇帝之嶧山銘其辭云云於盤則曰盤銘於鼎則曰鼎銘於山則曰山銘盤之辭可遷之於鼎鼎之辭可移之於山山之辭可書之於碑惟時之所紀爾及蔡邕黃鉞銘以紀功於黃鉞之上爾或盤或鼎或嶧山或黃鉞其意與言皆同非如高唐上林長楊爲之作賦云爾近代之文士則不然爲銘爲碑大抵詠其形容有異於古人之所爲其作鐘則必詠其形與其音聲與其財用之多少鎔鑄之勤勞爾非爲勒功德誠勸於器也推此類而極觀之某不知君子之文也亦甚矣然其所爲文亦皆有盛名於時天下人咸謂之善焉吾不知吾所獨知

其能賢於他人之皆不知乎天下人咸以不知者云善則吾之獨知又何能云善乎雖然吾亦須吾心以須聖人爾阿俗從時則吾不忍爲也故久未承教爲其所懷也如前所云足下欲吾之必銘是鐘也當順吾心與吾道則足下之銘亦傳於後代矣如欲從俗之所云則天下屬辭之士願爲之者甚衆矣何藉於李翱之辭哉幸思之也日中時過淮而南書以通意且爲別

司馬溫公布衾銘記

宋范祖禹

溫國文正公所服之布衾隸書百有十字曰景仁惠者端明殿學士范蜀公所贈也曰堯夫名者右僕射高平公所作也元豐中公在洛蜀公自許往訪之贈以是衾先是高平公作布衾銘以戒學者公愛其文義取而書於衾之首及寢及疾東府治命斂以深衣而覆以是公於物澹無所好唯於德義若利欲其清如水而澄之不已其直如矢而端不止故其居處必有法動作必有禮其體被服如陋巷之士一室蕭然圖書盈滿凡經日靜坐泊如也又以圓木爲警枕小睡則枕轉而覺乃起讀書蓋恭儉勤禮出於天性自以爲適不勉而能與二范公爲心交以直道相與以忠告相益凡皆如此其誠心終始如一將歿而猶不足祖禹觀公大節與其細行雖不可遽數然本於至誠無欲天下信

之故能奮然有爲超絕古今居洛十五年若將終身焉一起而功被天下內之嬰童婦女外之蠻夷戎狄莫不敬其德服其名唯至誠故也公兄子宏得公手澤紙本於家屬祖禹序其本末俾後世師公之儉云

跋景陽井銘

歐陽修

景陽井銘不著撰人名述隋滅陳叔寶與張麗華等投井事其後有銘以戒又有唐江寧縣丞王震井記云井在興嚴寺其石檻銘有序稱予者晉王廣也其文字皆磨滅僅可識者其十二叔寶事史書之甚詳不必見於此然錄之以見煬帝躬自滅陳目見叔寶事又嘗自銘以爲戒如此及身爲淫亂則又過之豈所謂下愚之不移者哉今其銘文隱隱尙可讀處有云前車已傾負乘將沒者又可歎也

題太公丹書後

黃庭堅

右太公所誦丹書之言故武王惕若恐懼書以爲戒於所起居服用皆勒銘如是余從事於俗甚漫意行不忌晚而待罪太史觀禮書得此銘以鑒小人之影去道遠矣乃書於坐之左右以爲息黥補

劉之方晁子曰秦人之炙亦吾嗜也書以遺我故書元祐五年正月癸酉

與裘曾父

朱子

敬夫爲元履作齋銘嘗見之否謾納一本其言雖約然大學始終之義具焉恐可寶左右也崇安二公祠記熹所妄作輒往求教雖不及改尙警其後也

答徐志伯

前人

示喻堂銘極荷不鄙三數年來不敢開口道一字尙且無著身處今安敢爲此以重其罪又使餘波所濺及於賢者乎兼堂中四壁環列前輩之象吾乃幅巾便服而遊燕寢臥於其中似亦非便鄉聞劉子澄在衡陽作朱陵道院自居正堂而以兩廡爲前賢祠堂嘗爲竊疑其非是恨渠已去不及正之也橫渠先生亦言傳得天子畫像而無可設之處正爲此耳幸試思之此雖細故其間亦自不容無義理也

跋張敬夫爲石子重作傳心閣銘

前人

熹旣爲尤溪大夫石子重記其修學之事又爲作此五銘焉時子重方爲藏書之閣於講堂之東中

實周程三君子像旁列書史之櫃而使問名於熹請以傳心榜之而子重遂并以其銘見屬熹愚不敏不敢專也且惟子重之爲是閣蓋非學校經常之則非得知道而健於文者不能有所發明也則轉以屬諸廣漢張君敬夫而私記其說如此云

跋盛子謙座中銘

周必大

盛公手書座中銘總二百二十字皆盛德事也以此訓於後人其興可必至孫文肅公被遇仁皇遂叅大政衣冠相承迄今不墜蓋自周廣順元年距紹熙癸丑凡二百四十有三年立言垂範貽厥豈無基耶八世孫文林郎新信陽軍判官求道由長沙以示郡守周某敬題卷末七月二十二日

御製二銘跋

劉克莊

臣恭惟皇帝陛下躬聖德膺駿命新治化飭法度乃正元日渙發王言奎璧之光爛然下燭薄海內外有目咸睹謂我祖宗以仁立國以禮義廉恥待士大夫而有位者或淫於刑或冒於賄爰作二銘以儆以訓聖謨洋洋萬喙傳誦與章聖御製之七條熙陵介石之十六字馬圖龜畫相爲表裏傳千萬世永爲臣軌臣旣以宸翰刻石寘之聽事朝夕覽觀如對威顏因念待罪臬事甫二歲奉行赦宥

者一疎決者二減降者三皆謹刑也戒之以建隆乾道舊法錄之以新楮命臺臣監司糾其不悛者皆訓廉也陛下之於吏民可謂仁至而義盡矣有君如此其忍負之臣雖庸劣願以身率孟子曰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自今以始有一於此違君父之明詔犯聖賢之格言亡其四端者也人而異類者也窮奇變養之流不可訓誨話言者也臣職在澄察請以詔書從事

跋古器物銘

明何喬新

三代盛時凡諸侯卿大夫有駿烈丕績者必作彝器而銘之所以垂不朽而昭示其子孫也其辭宏深奧雅與書之典誥詩之雅頌相表裏自浮屠氏入中國凡三代彝器往往毀之以鑄佛像其存於世者鮮矣予家食時村氓耕地得器狀若古之所謂卣者村氓疑其金也剖而棄之予取以歸眎其銘識皆籀文知其爲三代之物而惜其已毀也及來京師遊廢佛刹有僧以銅器焚薶狀若禮圖所謂敦者制作精巧其爲古物無疑予欲以白金市之僧靳而不予後數年過而問之則已爲豪有力者所攘矣乃知卣彝敦匜猶有存者特出非其時過非其人故湮淪毀棄而莫有寶之者矣則夫君子懷瑾握瑜而不遇知者其沉沒無聞亦何異是器也予惟嗜古每恨不及睹三代之禮器無以見